



冬季到小村来看绿

□亦木

老伴的干闺女陆小芸来电话，要接我们到乡下过新年。我正在犯犹豫，这数九隆冬、天寒地冻……老伴那边竟一口答应了下来。

农村冬季的寒冷我是领教过的。年轻时，在农村搞“社教”、下乡蹲点，一到冬季，冷得没处躲没处藏。老百姓家只靠烧火炕取暖，门窗漏风，小孩儿手脚冻得发紫。生产队的队房子有一个老头儿看屋，炉子里烧的是煤面子，半死不活。到了公社，更是冷清，土暖气根本不热，几位坚守岗位的乡干部，身着棉大衣，脚穿大头鞋，坐一会儿，起来活动一气儿。北方的冬季实在难熬。虽然听说如今好多了，但好到啥程度，退休十几年再没下过乡，已详情不详。

离新年还有几天，老伴的干闺女小芸便开车来接我们。隆冬时节，北纬46度的八百里瀚海白城大地一片银白。

车内温度表显示外面温度为零下25度。望着车窗外苍茫无垠的旷野，干冷得令人生畏。小芸告诉我们，他们村67座现代化温室大棚，棚棚温暖如春，正是产菜的旺季。

多少？67座？这个数字令我吃惊。建大棚那是要用好多钱的。

说到这，得介绍一下老伴的这位干女儿陆小芸了。30多年前，老伴随医疗队进驻大发乡。一天傍晚，兴宝村一位妇女抱着4岁的女儿到公社卫生院，说孩子肚子突然疼得直打滚儿。老伴是儿科医生，一检查，孩子是肠套叠，需要立即手术，可公社卫生院根本不具备手术条件，医疗队立即与县医院联系，请求他们协助做好手术准备，同时找了一辆四轮拖车，由孩子的母亲和我老伴轮流抱着孩子赶往县里。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颠簸到了县医院，大夫连夜为孩子做了手术。半月后，孩子出院回到家中，我老伴几乎每天去她家视诊一次。一个多月下来，孩子家人十分感动，女孩也和我老伴腻到了一块儿。孩子的母亲硬说是我老伴救了她女儿一命，非要认我老伴为孩子的干妈。这个女孩就是陆小芸。

30多年过去了，如今小芸这个孩子厉害了。省农大毕业，学的是作物栽培专业，在县农业技术推广站干了不到两年，回村搞起了大棚种植。爱人是同校不同系的同学，学的是畜牧专业，也被她拽回乡共同创业。

小芸说，他们村的温室大棚群，是县里现代农业示范区，这回访我们就是来看智能大棚的。我问，建一座大棚总得一两万元吧？一两万？叔（她知道我不愿听“干爹”的称谓，一直叫我“叔”），您那是老皇历了，建我们这样的大棚一个最少得5到8万元，最多的要二三十万元呢。天啊，我抽了一口冷气，你们从哪儿弄这么多钱？小芸说，赶上了好时候呗，国家专项扶贫资金给一块，农业银行惠农政策拨一块，龙头企业出一块，加上我们自筹一块，一凑就齐了。小芸说得轻松，我知道，真正干起来难倒英雄汉的事多去了。

还没等进村，老远就看到白花一片温室大棚的轮廓，那阵势如同古代的兵营一样，座座大棚气势不凡，行行排列整齐，场面壮观，一眼望不到头。我以为小芸要直接拉我们去看大棚，她却把我们拉到了她家门口，说：“我妈正给你们预备午饭呢。”午饭并不复杂。自然少不了老伴爱吃的小鸡炖蘑菇、豆腐炒雪里蕻，有我喜欢的下酒菜猪皮冻和油炸小白鱼，外加一大堆蘸酱鲜菜。主食当然是有金黄色嘎渣儿的苞米面锅贴大饼子。望着这桌饭菜，不仅想起老伴早年说过的，她下医疗队时，小芸家穷得不行，她父亲有病，家里家外只有她母亲一人担着。医疗队撤离前，小芸妈妈想请我老伴吃顿饭，家里连把大米都没有，还是我老伴主动点“就想吃带嘎渣儿的苞米面锅贴大饼子”，才把事儿圆了下来。

小芸母亲一边数落小芸，这几天别可哪儿跑去了，好好陪你干妈、你叔，一边说这孩子整天忙得脚打后脑勺。

小芸的忙，我是知道的。这孩子回乡10年，由最先的建温室大棚种有机蔬菜，到开办农家乐观光旅游点，又组建专业种植合作社，干了许多当地农民闻所未闻的新鲜事，成了远近闻名的能人。前年又被选上了村党支部书记，又带领兴宝村人调整种植结构，发展新型农业，带领导班子实施脱贫攻坚计划，不忙才怪。

吃着饭，小芸向我们介绍，67座大棚，分蔬菜、瓜果、花卉、菌类、中草药5个系列。小芸说足够您二老看几天、玩几天的。

原以为下午就要去看大棚，小芸说不行，下午您们得休息。晚饭得由您们3位老人一块做。原来想小芸会把我们安排到他们的旅游景点“农家别墅”去吃住，不成想，小芸说您们

来这里就得跟我妈一块住，楼上楼下您们选，白天咱们去看大棚，出去玩，晚上陪我妈说说话，也让我妈热闹几天。小芸安排的也对，小芸父亲几年前去世了，小芸的儿子在外地上大学，家里两层的小楼终日里只剩她妈妈一人。

第二天早饭后，小芸带我们去看大棚。尽管退休前经常下乡，对温室大棚还是熟悉的，可是听小芸说，他们的智能大棚，有看新型大棚的心里准备，但一进了大棚，我和老伴还是都吃了一惊。一色的金属材料框架，想不到的宽大，想不到的敞亮。进到棚内，立刻热气扑脸，潮气润身。这一棚是蔬菜，满棚的翠绿，绿的鲜嫩、绿的耀眼。几位农民在棚里忙活着，由于棚大，距离远，他们之间都喊着说话。棚内温度很高，我四处找生火的炉子。小芸听了，笑我。老外了不是？我不说了嘛，智能大棚。我问那靠什么取暖？太阳。小芸自得地说，白天、晴天靠日光照，阴天、晚上有太阳能，自动调温。说着小芸指给我们看架在棚角处的一大堆复杂的机械、电子、管道设施。她说，我们这是国家“光伏”扶贫工程“领跑者”基地项目。村里的照明、20多座大棚的光照、保温全都由太阳能供给。老伴是一边看一边说，真长见识，真开脑筋，现在的人真能耐。

第二棚是瓜果棚。门牌上标的是：草莓、圣果。一进棚，哇塞，一畦畦翡翠似绿秧，一嘟嘟玛瑙般的红果，一串串琥珀状的果雏，像进了工艺美术馆一样，叫人眼睛发亮，进而眼花缭乱。地面上种的是圣果，而地上还有3层铝合金架子，种着草莓。小芸介绍说，这是采取立体多层无土栽培技术种植的草莓，不仅有效地利用了棚内空间，并且配有水肥一体化的滴灌设施，非常超前。架上的草莓秧长得异常茂密，那绿秧下藏着的一枚枚像小眼睛一样，偷偷看着我们的红草莓果，真是喜人又诱人，越看越开心。小芸说，这座棚由一对60岁的老夫妻负责。科技元素的融入，智能化管理，使得温室大棚的效益几十倍的翻番，仅这一棚去年产值就达30万元。

小芸告诉我们，3年前，兴宝村与龙头企业联手，实施脱贫攻坚工程，企业为13家贫困户建起了温室大棚，农户只出土地、出劳力，村里帮助管理，企业回收产品，结果每户贫困户光是土地分红当年就赚4万多元。3年时间全都甩掉了贫困帽子。是大棚使兴宝村农民发了家，是绿色产业使我们走上了富

裕路。

按说，像我们这么年纪的人已经很少能遇上吃惊的事了，可是看这温室大棚是进一棚叫我们吃惊一回。菌类大棚，又叫我们长了见识，开了眼界。满棚上上下下挤满了竖茬茬、齐刷刷、白花的粗棒棒，像进了“迷棚阵”一样。小芸说，这些棒棒就是菌棒。每个菌棒的四周都长着密密麻麻的伞形蘑菇。因为从未见过这么奇特的造型，所以看得叫人不敢相信，惊讶的不知道说什么好。小芸说，他们总共有10多座菌类棚，种着香菇、草菇、口蘑、金针菇、杏鲍菇、黑木耳等六七十个品种。去年又与农大联手开发了玉（白）木耳的新品种。每一棚能摆放3万个菌棒，年收入4到5万元。小芸告诉我们，这片菌棚的用地，原本是一个大碱泡子，前些年气候干旱，泡子干了，土壤PH值高，连草都不长，更不能想像种庄稼。思来想去，她想到种菌类不用土地，只用空间，于是开发起来，把这些“大山里的客人”请到了大草原上安家落户。她说这些“山里客”还真成了“气候”。

听他们社员之间唠嗑得知，兴宝村的蔬菜之所以在市场上抢手，能远销到关内外，不仅是有打出品牌的特色产品，更主要的全是无公害有机蔬菜。村里有5辆保鲜车，每天都源源不断地把当日采摘的果蔬送往市里、送到火车站发走。每3天去长春机场送一次鲜花、鲜菜。我们来的第二天，小芸又去了新通航的白城长安机场，谈网售蔬菜的空运事宜，把我们交给了负责旅游观光的小梁姑娘。

小梁姑娘带我们先看了五彩缤纷、百花争妍的鲜花大棚，随后看了满棚圣诞树一样的盆栽苹果的“果园一号”棚。更让我们产生兴趣的是建在大棚一侧的“观光小屋”。50平方米，与大棚相通，设计讲究，客人能住宿、能自己做饭，装修简洁、干净，全是水冲厕所。小梁说陆书记（小芸）一再强调，厕所是农村进步的标志、文明的标志，一定要建得夏天无异味，冬天不冻屁股，让城里人玩得痛快，住得舒适。小梁邀我们春节再来，就住这观光小屋，说除夕夜可采鲜果吃，能煮年夜饭饺子，大棚内看春晚，到外面放鞭炮，全村人都会来拜年。

新年前，赶巧省电视台的记者也来采访，拍摄温室大棚和游人。这中间我们见到了一位江苏女孩儿，是随家在兴宝村的丈夫头一次来婆婆家的。这女孩儿一进婆婆家门兴奋得“哇”的一声，说没想到这么冷的地方，还有这么暖和的屋子。游完了温室大棚，更是兴奋得不行，说她的家乡江苏，冬天从来不敢暖，到处都是冷的，来东北前更是做好了挨冻的准备，哪想到，暖暖的家、暖暖的大棚，走到哪儿都是热乎乎的。

据小芸讲，省电视台的记者们进了座座温暖如春、绿色掩映的大棚，也是越看越兴奋，越拍越停不下来，原本打算只拍一条新闻，拍着拍着改变了主意，决定改拍一集专题片回去。

记者们的工作很讲效率，不几天，我们就看到了他们采访的节目，让我和老伴再一次重温了兴宝村现代化温室大棚的悦人景象。他们为专题片起了个十分诱人的题目：冬季到北方来看绿。

情感氧吧

老

姚

在

想

啥

□陈双全

一条宽阔的柏油路，通向八百里瀚海的深处。路旁的一处村落里，临路边有5间红砖大瓦房，开着百兴超市，从院内先后开出两辆装满货物的农用柴油车，奔上公路，奔向乡间农贸大集，车库里还停放着一辆崭新的小轿车。那超市、那大车小辆都是老姚的。他的这份家业，火红的日子，着实令人刮目相看。

十九大精神，如和煦春风吹遍乡村，如细雨滋润人们的心田。先富起来的65岁老姚，满心喜悦地对乡亲们说：“没有党的改革好政策，就没有我今天的好日子，我还要大干几年，实现致富梦想！”

改革，改变了人生命运。老姚就是改革的受益者，经历几十年的改革，几十年的拼搏，他由一个普通农民变成了一个买卖人，由穷户变成了富户。

老姚居住的村，原来是个距县城较远、偏僻闭塞出了名的贫困村，他家又是村里典型的贫困户。改革初，一家三口承包的地，一年打的粮食除了能填饱肚子外，余粮卖钱还不够完税、还贷，手中没有一点零花钱。住的两间土坯房冬天透风，夏天漏雨。穿不像穿的，他瘦得像根麻杆，没人瞧得起。但，年轻气盛的老姚很有骨气，他认为，只要苦干总会富起来。他用自己的辛勤汗水、满腔热血终于浇筑出一条富裕路。

当年，他见村里有的人进城打工赚了钱，便和爱人商量，把承包田转包出去，一家人也进城里闯一闯。说来容易，困难可不小。两口子领着孩子，拎着行李卷，风尘仆仆进了城，租了一个小倒座儿住下。干点啥呢？老姚蹬倒骑驴跑街串巷揽客；爱人蹲街边吆喝卖菜。贪黑起早，尽管辛苦，夫妻俩进项还不错，每天见到现钱四五十元，很有奔头。在城里奔波七八年，不仅手头有了些积蓄，老姚也开阔了视野，长了见识。恰逢此时，农村经济活跃起来，尤其乡村商贸大集的出现，农民购买力的提高，为个体商贩带来了商机。他反复掂量，为了谋求大发展，必须抓住机遇，毅然决然、毫不迟疑地把家从城里迁回家乡。

他拿出手中积攒的钱，又托人贷一些款，立马买了一辆农用柴油车，开始在乡下跑买卖。庄稼院有句嗑，谁家烟囱先冒烟，谁家高粱先红尖，意思是人勤庄稼好。老姚认为，做买卖也应如此，早起一步，才能快富。村子里起得最早的就数老姚，鸡叫头遍，一家人就开车进城上货或赶往百八十里的乡村大集。

别看老姚长得单细，但最肯吃苦卖力。拉货装卸车从来不雇人，全靠自己干。有一次，从外地运回10多万斤土豆，自己一袋一袋扛上车，到家自己又一袋一袋从车上卸下来。家里盖的5间大瓦房，所用砖、瓦、水泥、沙子等都是自己运回来的。邻舍夸赞说：“像你这么能干的，真是少有。”富起来的老姚给儿子娶了媳妇后，又买了一辆农用柴油车，让小两口儿与老两口儿一起跑买卖。在乡下奔波，他掌握了一套经营路数，什么季节进什么货，什么货好销，都了如指掌。根据农村的需要，及时将商品送到农民手中。暑往寒来，夏天，烈日炎炎，脸晒爆了皮；冬天，寒风刺骨，手脚冻得像猫抓似的痛，一路走来也真够不容易。但老姚苦中有乐，赚了钱后，帮急帮穷，做了一些好事。然而，也有烦恼，如有的熟人知道他有钱了，便找上门来求借。若不借伤了感情，可借出去又难要回，前几年借出10多万元至今无踪影，打了水漂。但他并没怎么多想，仍老当益壮，不坠青云之志，满怀信心地在新时代的致富路上继续追逐梦想。这不，在那条乡间柏油路上，小两口儿、老两口儿先后开着两辆货车，正赶往乡村大集呢。

有人问，老姚你都55岁了，还在想啥？他回答说：“到2020年，家家户户达到小康，我要成为名副其实的百万富翁，这就是我的梦想！”

博客视野



喜迎新年

牟宇摄

离

婚

记

□李 谦

妹妹在电话里说要离婚。之后，背着大包挎着小包呼天抢地地星夜来投奔我。“离婚！坚决离！谁也别拦我！这日子没法过了！”

我看着她鼻涕眼泪一把一把的，咬牙切齿捶胸顿足痛陈家史悲痛欲绝状，真是心疼。没了妈妈的姐妹俩，着实亲着呢，于是好言相劝。

“肯定不能轻易原谅他！看他以后

还敢不敢！”第二天她恨恨地说。

我微笑不语。

“姐！你给我儿子打个电话，告诉他好好学习，记得吃早饭……哎呀，也不知道家里煤气水电的会不会忘了关……”第三天，她不放心地說。

我点头答应说会提醒妹夫。可她还是不放心的样子。

第四天。她下班给我她开门。咦？

身后多了个小尾巴。娘俩亲亲热热在床上嘀咕到小半夜。

第五天。我下班一开门，她就快步迎了上来：“姐！我……”我立刻把早已准备好的——她费了好大力气拎来的大包小包递过去，说：“走吧，走吧，麻溜儿地回家，正好来得及给他们爷俩做晚饭。”

末了，又追着她匆匆的背影加上一句：“下次记得，别带这么多东西了，怪沉的！”

闪小说

夕阳墨香

——老年书画展感赋

□李闻方

夕阳下的一班“墨狂”
正在瀚海里追波逐浪
写写画画讲讲
柔柔的彩笔伴着墨香

难怪这里格外明亮
幅幅靓丽的“工程”挂满殿堂
些许诗文也有几分张扬
更彰显激扬夕阳的力量

党的嘱托
华夏的梦想
还有那先人的指指点点
一起在纸上笔下流淌

你追我赶书写着辉煌
千笔万笔炫耀着“希望”
我们就是要与古今各家比美
然只想为文明建设增加热量

党的光辉在心房荡漾
美美的梦想为我们领航
摇桨的摇桨歌唱的高唱
你听，这班音乐合唱该是多么嘹亮

大雪

（外一首）

□王田喜

仰着头
看它们混沌中
下得坚定 从容 潇洒
体会从古至今
赞美诗经典的意境
久违的盛情 亲切得
睁不开憧憬的眼睛
奋不顾身的任性
不惜粉身碎骨
从爆热的脸上滚落
像痴情的泪滴

降温

寒流突然而至
普遍极度的不适应
刺骨 颤栗
感觉的冷比事实更冷
慵懒的理由不用现找
宅的概念从未如此温暖
人适合缓慢地一点点的冷或暖
一点点的长大或变老
可是 哪个没有个脾气呢
想想外面的世界 动物 植物
怨天尤人 真是被
宠幸得一塌糊涂